

《儒林外史》捐納書寫溯源蠡測 ——以晚明《鴛鴦鍼》爲參照^{*}

陳大道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副教授

提 要

異於明末清初《鴛鴦鍼》針砭科考舞弊，《儒林外史》的諷刺對象，出現轉向於作者吳敬梓年代——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的捐納情節。這種順應時勢的書寫方式，是晚明出版市場的現象之一。為深入瞭解《儒林外史》捐納情節書寫背景，本文耙梳整理明、清兩朝懲治科考舞弊法〈貢舉非其人〉〈問刑條例〉原始及修訂條文，分析清廷匡正晚明科舉舞弊歪風與公開施行捐納政策，如何提供小說靈感。之後，本文以《儒林外史》人物杜少卿爲核心，將小說捐納書寫情節歸類。最終強調《儒林外史》延續不變者，包括諷刺精神以及閱讀市場對於應時作品的期待。

關鍵詞：儒林外史 鴛鴦鍼 貢舉非其人法 捐納 時事書寫

* 本文原稿初次於2018年1月4日「漢字文化圈的文化世界化國際研討會」會議宣讀，修訂稿於2018年4月27日淡江大學「文獻與文學互涉的新詮釋」學術研討會宣讀。感謝會議講評人以及淡江中文學報評審委員們寶貴意見。

《儒林外史》捐納書寫溯源蠡測

——以晚明《鴛鴦鍼》爲參照

陳大道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副教授

緒 論

廢科舉是晚清 1905 年重要決策，卻無力挽狂瀾。然而，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中，讚揚具有 1200 年歷史的科舉考試，

12 個世紀以來，社會地位在中國主要是由任官的資格，而非財富所決定的。此項資格本身又受到教育，特別是科舉所決定。中國之一意地將人文教養作為衡量社會聲譽的指針，其程度遠超過人文主義時代的歐洲，或者在德國的情形。^①

《中國的宗教》是站在西方資本主義立場，反省晚清中國社會缺失的知名作品。^②終章〈儒教與清教〉以儒家思想與基督清教徒雖同樣重視「理性」，但無法孕育

① 馬克思·韋伯著、簡惠美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57。

② 包括官僚群「集體“上下其手”的特權。這種既得利益的集體模式，使得整個官僚體系反對任何改革或變遷，因為此等行動看來極有可能危及他們既得的特權」等等。同前註，頁 363。

「純粹經濟取向的資本主義」作結論。^③在全書負面結論襯托下，科舉任官以人文教養為標準、無視經濟條件與政治軍事背景的公平性正面評價，受到凸顯。

然而，迥異韋伯觀察科舉富合理性人文主義的宏觀角度，明清古典小說存有科舉考生精神喪失甚至超自然感應情節。例如，《儒林外史》〈3回〉「胡屠戶」一巴掌打醒得知中舉後陷入痴呆的「范進」。這類明清小說情節從微觀角度下筆，透露應試學子可能遇到的現實面難關；舉凡負笈府城、省會、京都參加「生員」、「舉人」、「進士」三級考試過程中，皆可能橫遭時疫、飢荒、雨雪等大自然力量阻隔；又如，在進考場前後，或許受到私人情緒與家庭因素影響，表現失常；此外，參與試務各級人員，如何維護考場秩序，確保沒有作弊情事？科舉出身前輩主考官，是否顧慮「師友」、「鄉黨」、「夤緣請託」等人脈因素，影響閱卷評分？鑒於左右考生成績的外來因素不勝枚舉，明清小說從考生素養（literacy）之外的百樣情節采擷寫作靈感，爭取讀者共鳴。

胡萬川教授強調「《儒林外史》的成就並非憑空而來」。他整理各式各樣明清小說科考情節，指出《儒林外史》問世之前，小說家從科考獲取靈感的例子，已屢見不鮮。^④徐志平教授〈明末清初話本小說對科舉制度之批判〉蒐集 20 部話本小說情節，說明科舉弊端情節，普遍存在《儒林外史》之前。^⑤其中，特別提及《鴛鴦鍼》，指出：

③ 馬克思·韋伯著、簡惠美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頁 327。

④ 胡萬川舉例包括清初話本《生綃剪》、明末清初話本《鴛鴦鍼》、清初話本《雲仙笑》、明末長篇《醒世姻緣傳》、清初話本《醉醒石》、明末話本《鼓掌絕塵》、晚明話本《石點頭》、清初才子佳人小說《畫圖緣》等。胡萬川：〈士之未達，其困何如——明末清初通俗小說中未達之秀才〉，《真假虛實——小說的藝術與現實》（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 年），頁 143-163。

⑤ 徐志平舉例包括《警世通言》、《石點頭》、《型世言》、《天湊巧》、《都是幻》、《錦繡衣》、《五色石》、《飛英聲》、《珍珠船》、《鴛鴦鍼》、《西湖二集》、《清夜鐘》、《生綃剪》、《醉醒石》、《五更風》、《雲仙笑》、《二刻醒世恒言》、《風流悟》、《八洞天》、《人中畫》。徐志平：〈明末清初話本小說對科舉制度之批判〉，《嘉義技術學院學報》第 65 期（1999 年 8 月），頁 151-169。

清初話本小說中揭露科舉弊端最令人感到驚心的是《鴛鴦鍼》第一卷。如果說《天湊巧》的〈陳都憲〉是中國第一篇以科舉為對象的短篇白話諷刺小說，那麼本卷則是第一篇以揭露科場弊端為主題的中篇白話諷刺小說。^⑥

《鴛鴦鍼》是晚進甫受注意的明末清初作品。1985 年排印本校訂者王汝梅考證，是書作者乃明遺民吳拱宸，並以「一部早於吳敬梓《外史》百年的短篇儒林小說」為次標題。^⑦

鑒於《鴛鴦鍼》問世在先，《儒林外史》承襲前者的可能性明顯，比較兩書的文章陸續出現。諸如，金曉民〈《儒林外史》與《鴛鴦針》〉，^⑧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⑨以及齊裕焜、陳惠琴《鏡與劍——中國諷刺小說史略》等。^⑩以上評論，皆歸類兩書同屬「諷刺科舉」之作；晚近，王雪卿〈士與仕之間：從《鴛鴦鍼》談明末清初士人的困境與救贖〉剖析兩書相異之處，

《鴛鴦鍼》對科舉的看法和《儒林外史》相較，更接近大部分明清士子的觀點——他們所期待的其實並不是廢除此一制度本身，而是希望透過弊端的革除，回復科舉制度原初的精神。^⑪

⑥ 徐志平：〈明末清初話本小說對科舉制度之批判〉，頁 157。

⑦ 王汝梅：〈《鴛鴦鍼》及其作者初探〉，（清）華陽散人著、李昭恂點校：《鴛鴦鍼》（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 年），頁 223-229。

⑧ 金曉民指出「小說不但揭露了科場之弊，而且對於落第舉子的痛苦與屢試不第下層士人的種種困難也有精彩的描寫。」金曉民：〈《儒林外史》與《鴛鴦針》〉，《明清小說研究》4 期，總 62 期（2001 年），頁 60。

⑨ 歐陽代發形容《鴛鴦鍼》第二卷主角「時大來」「這真是把一個『開口告人難』的窮書生的內心矛盾、困苦情態寫得如繪如睹，令人鼻酸。這樣的描寫手筆，真可謂直逼《儒林外史》」。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7 年），頁 329。

⑩ 「而在諷刺儒林醜態方面接近《儒林外史》的，是華陽散人的《鴛鴦針》。」齊裕焜、陳惠琴：《鏡與劍——中國諷刺小說史略》（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頁 120。

⑪ 王雪卿：〈士與仕之間：從《鴛鴦鍼》談明末清初士人的困境與救贖〉，《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 21 期（2015 年 1 月），頁 168。

相較《鴛鴦鍼》「更接近大部分明清士子的觀點」，《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1701-1757，康熙40年—乾隆13年）安排隱士「王冕」與「吳中四士」在小說首、末回，前後呼應，透露絕意仕進的訊息。

本文仔細核對《鴛鴦鍼》與《儒林外史》內容，發現後者科考「舞弊」情節比率，不僅遠遜前者，又增加前者闕如的「捐納」情節。換言之，兩書諷刺角度，有從舞弊轉換到捐納跡象。具體而言，晚明社會為背景的《鴛鴦鍼》，正文16回（全書4卷、每卷4回），以〈1卷〉、〈3卷〉計1/2篇幅刻畫舞弊。《儒林外史》正文多達55回，篇幅約前者5倍，若沿用前者1/2篇幅諷刺科考舞弊的高比率，將以22-23回諷刺科考舞弊，事實不然。

以下，製成〈《儒林外史》舞弊與捐納情節對照表〉：

	舞弊	捐納
2、3回		金有餘、眾行商、周進
8回		蘧太守、蘧駝夫
19回	金東崖、李四、潘三、匡超人、金躍（金東崖之子）	
26回	鮑文卿父子（捉、放舞弊）	
32回		杜少卿、臧蓼齋、張俊民（子）
37回	虞博士（捉、放舞弊，非正式科考）	
49回		秦中書、鳳四、施御史、高翰林、萬中書

此表製成目的有二，1. 補充《儒林外史》研究既有的豐富成果，2. 回應今日某些援用《儒林外史》情節做為參考文獻的著作。例如，伍躍《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兩度提及小說人物「周進」靠親友資助，捐納得監生；¹²上表顯示，《儒林外史》涉及捐納的角色人物，不僅周進。又如，商偉《禮與十八世紀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強調《儒林外史》是清初「文人學者對撰寫明史的興趣」之

¹² 伍躍：《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462-463、頁557-558。

後的產物。¹³鑒於《儒林外史》以康熙年間開始的捐納政策為背景，其關心清朝時政，不亞於對「明史的興趣」。

上表透露，《儒林外史》科場舞弊情節僅在3回中出現，數量不如捐納問題。換言之，同屬寫實小說，《鴛鴦鍼》針砭晚明科考舞弊，《儒林外史》卻偏重清朝捐納政策。這種順應時代現象的「應時」趨勢，符合晚明閱讀市場的出版現象。明清史研究專家謝國楨指出：

那時候（明代萬曆末年）書坊店裡，應時的出版品，約有三種，第一是制藝，第二是時務書籍，第三是小說。¹⁴

表面看來，《鴛鴦鍼》與《儒林外史》符合以上三類出版品的一、三類。深入分析，兩書與第二類「時務書籍」也有相關聯處，因為，第二類中，包括結合「軍國大事」與小說形成所謂「時事小說」，顏美娟從出版市場解讀此現象，云：

由於時務書籍能提供人們時事資訊的來源，而小說又有它廣大的讀者群，所以腦筋動得快的書坊，利用小說的普及性結合時務，是利之所趨的必然現象。而這些寫小說的作家，通常也兼通時務書籍之作，如馮夢龍等。時務和小說結合，自然而然的產生時事小說。¹⁵

對於讀書人而言，科場舞弊與捐納政策，雖非軍國大事，卻影響學子未來前途，具備吸引讀者群的必要條件。

¹³ 「正是在大部分文人將經歷從晚近歷史移至別處的時期，吳敬梓卻前後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精心撰寫了一部以明代為背景的《儒林外史》。他開始寫作的時間，已知之不詳，不過，在閑齋老人撰寫序文之前，小說至少已經有了標題。該序撰寫的日期是1736年農曆二月，也就是《明史》完成後幾個月，這恐怕不是純粹的巧合。」商偉著、嚴蓓雯譯：《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頁168。

¹⁴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78年），頁146。

¹⁵ 顏美娟：《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博士論文，1992年），頁31。

本文以「《儒林外史》捐納書寫溯源」為題。首先，爬梳改朝換代前後的《明律》、《清律》懲治科考舞弊法〈貢舉非其人〉〈問刑條例〉增修，分析其如何影響社會，進而提供小說創作靈感。其次，分析晚明小說舞弊題材，因清初整飭科場秩序有成而式微。第三，剖析清朝捐納制度如何為《儒林外史》提供創作素材。從小說書寫本身分析，孟瑤《中國小說史》稱讚《儒林外史》敘事技巧，指出「《儒林外史》恐怕是我國小說發展史中第一部蛻盡『說話』痕跡的小說」，又云「像這樣讓作者退居幕後，完全客觀，十分含蓄的表現手法，正是擺脫了說話的傳統，真正是屬於純文人的創作。」¹⁶李志宏分析《儒林外史》採用更細密的布局方式，指出：

由於《儒林外史》敘述者不再以傳統說書人那種「看官聽說」、「有詩為證」的主觀敘事態度和價值評斷來凌駕故事和人物發展過程之上；而是讓所述事實來說明人物，並通過選擇事實的重點、角度和敘述詳略，隱約地表達自己的敘事立場。¹⁷

鑒於科舉制度在測量考生儒學素養的同時，也有打破社會貧富藩籬的功能，應時而生的科舉小說，不僅是小說家個人的天分展現，其特有的大眾市場性與嚴肅性，超越一般小說追求的趣味性。

一、法律條文增修、執行與影響

小說家所諷刺的社會亂象，理應是執政當局的整治目標。《韓非子·心度》云：「法與時轉則治」，說明法律若隨時代轉變而修訂，國家可治理得宜。同樣地，站在寫實小說創作立場，其內容若能關照時事，則能爭取讀者共鳴。

¹⁶ 孟瑤：《中國小說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頁504-505。

¹⁷ 李志宏：《〈儒林外史〉敘事藝術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頁164。

（一）《明律》鼓勵應試

《儒林外史》〈1回〉回末虛構王冕逃避朝廷徵聘。云：

自此以後，時常有人傳說：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徵聘王冕出來作官。初時不在意裡，後來漸漸說的多了，王冕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連夜逃往會稽山中。¹⁸

縱使不「接近大部分明清士子的觀點」（王雪卿語），王冕一心一意追求退隱的生活態度，竟符合元末明初實際現象。《明史·選舉二》引用洪武3年（1370）聖旨——〈詔〉，鼓勵文人參加科考，對朝廷恢復信心。曰：

漢、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文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其懷材抱道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出。風俗之弊，一至於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¹⁹

洪武有感當年文人隱居成俗，「其懷材抱道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出」，問題在於元朝用人無方，「權豪勢要，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洪武聲明親自接下試務工作、擔任主考官，「朕將親策於廷」，「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總之，明初揭櫫科舉任官大纛，以挽回宋末動盪直到明初甫定長達百年的全國民心。

從司法角度分析，小說人物王冕潛「逃」，透露官吏有權緝「捕」。在提倡

¹⁸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臥閑草堂》刊本），頁15下。

¹⁹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70，頁1695-1696。

科考大環境底下，洪武 30 年（1397）頒佈《大明律》〈卷 2·貢舉非其人〉，以同一天枰衡量「科考舞弊」（貢舉非其人）與「拒絕科考」（才堪時用應貢舉而不貢舉者），皆施以杖刑，云：

凡貢舉非其人，及才堪時用，應貢舉而不貢舉者，一人杖八十。每二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所舉之人，知情與同罪。不知者不坐。若主司考試藝業技能而不以實者，減二等。失者，各減三等。²⁰

以上條文，被《清律》承襲。²¹沈之奇註曰：

貢舉乃朝廷登進人才之大典，若任貢舉者，不持正道，不依格律，將不應貢舉者而貢舉之，則非人倖進；將應貢舉者而不貢舉，則才士淪落，其罪均也。²²

沈之奇指出，舞弊者——「貢舉非其人」、隱士——「應貢舉而不貢舉者」，以及失職試務官員——「主司考試藝業技能而不以實者」三者同樣受罰，因其忽視貢舉「乃朝廷登進人才之大典」重要性，不利治國、造成困擾。可見，《儒林外史》王冕夜逃情節，符合《明律》〈貢舉非其人〉懲處隱士的時代性。

一旦文人普遍投入科考，競爭日趨激烈，舞弊案件增加，困擾執政當局。為杜絕考舞弊，明官方多次增修〈問刑條例〉，加重罰則。²³以弘治 13 年（1500）

²⁰ 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 年），卷 2，頁 414-415。

²¹ 「爰敕法司官，廣集廷議，詳議《明律》，參以國制，增損劑量，期於平允。書成奏進，朕再三覆閱，仍命內院諸臣校訂妥確，乃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清）順治帝：〈御制大清律序〉，（清）沈之奇輯，懷效鋒、李俊點校：《大清律輯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頁 1。

²² 同前註，卷 2，頁 140。

²³ 繼洪武年《大明律》〈吏律 1·職制·卷 2·貢舉非其人〉原始條文之後，出現 6 次增補條例，依次為：1.「弘治〈問刑條例〉（三款）」2.「胡瓊集解附例（一款）」3.「嘉靖新例（三

增修〈弘治問刑條例〉為例，條文：

應試舉生儒、舉人、監生，但有懷挾文字銀兩，并越舍與人換寫文字者，俱問發充吏，三考滿日為民。若係官吏，就發為民。其官旗軍人、夫匠人等，受財代替，夾帶傳遞，及縱容不舉察捉拿者，旗軍調邊衛、食糧差操，官罰俸一年，夫匠發口外為民。若冒頂正軍入場看守，屬軍衛者，發邊衛；屬有司者，發附近，俱充軍。²⁴

相較《明律》〈貢舉非其人〉原始「杖刑」罰則，〈弘治問刑條例〉增添「發為民」、「調邊衛」、「罰俸」、「發口外」，以及「充軍」等。最終，「枉法」極刑，在晚明萬曆 13 年（1585）〈問刑條例〉加入。〈萬曆問刑條例〉條文：

應試舉監生儒，及官吏人等，但有懷挾文字銀兩，并越舍與人換寫文字者，俱遵照世宗皇帝聖旨，拿送法司問罪，仍枷號一個月，滿日發為民。其旗軍夫匠人等，受財代替夾帶傳遞，及縱容不舉察捉拿者，旗軍調邊衛，食糧差操，夫匠發口外為民。官縱容者，罰俸一年，受財，以枉法論。若冒頂正軍入場看守，屬軍衛者，發邊衛；屬有司者，發附近，俱充軍。其武場有犯懷挾等弊，俱照此例擬斷。²⁵

以上條文，照抄入康熙 54 年刻本為底本的沈之奇《大清律輯註》〈貢舉非其人〉，僅刪除「俱遵照世宗皇帝聖旨」9 字。²⁶其中，新增的「枉法」極刑，內容為何？核對《大明律·卷 23》〈官吏受財〉法，官員「枉法」受財 80 貫以上者「處

款，嘉靖二十七年刊本）」4.「新例補遺（一款，大明律疏附例）」5.「嘉靖〈問刑條例（二款）〉」，6.「萬曆〈問刑條例〉（二款）」。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頁 414-419。

²⁴ 同前註，頁 415。

²⁵ 同前註，頁 417-418。

²⁶ （清）沈之奇輯，懷效鋒、李俊點校：《大清律輯註》，頁 140。

絞」，死刑判決。²⁷

何以萬曆修法已加入「死刑」，明末清初《鴛鴦鍼》仍以 1/2 篇幅諷刺舞弊歪風？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序〉指出，明朝司法審判的先天限制——《律》、〈例〉並行，使得司法官員個人因素，成為判決關鍵。云：

在弘治元年，山西道監察御史吳裕奏請「革條例以遵舊制」。吳氏認為：「大明律乃萬世不刊之典」，而「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所奏日積，輒為條例。言愈多而政愈煩，例愈立而弊愈生。」以致「內外問刑官，假國法以作人情，任己意以為重輕。欲入人罪，律重則從律，例重則從例。欲出人罪，律輕則從律，例輕則從例。法無一定，事無歸一。於祖宗之成法，變亂甚矣。」²⁸

在「大明律乃萬世不刊之典」原則下，日後增修的〈問刑條例〉被援引與否，決定權在司法官員——內外問刑官。可見，「後令壓前令」修法原則，受限於《律》、〈例〉並行，不能充分發揮。換言之，縱使〈貢舉非其人〉法增修的〈問刑條例〉越罰越重，司法官員只要援引明初《大明律》及其鼓勵文人參加科舉的立法精神，就能替作弊者撐起保護傘。

（二）《清律》嚴懲舞弊

清朝定鼎中原，《律》、〈例〉並行顧忌消失，明朝累積兩百年懲處科場舞弊經驗所制定的〈貢舉非其人〉〈萬曆問刑條例〉，被《大清律例》承接。不僅如此，乾隆 5 年（1740）刊刻《欽訂大清律例·卷 6·貢舉非其人》增添〈條例·1〉擴及死罪到行賄的「應試舉子」。云：

²⁷ 《大明律》〈官吏受財〉依照金額多寡有輕重之別，官員分為「有祿」與「無祿」兩種身份，受財亦分「枉法」與「不枉法」兩類。（清）沈之奇輯，懷效鋒、李俊點校：《大清律輯註》，頁 891-893。

²⁸ 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頁 7。

鄉會試，考試官、同考官及應試舉子，有交通、囑託、賄買關節等弊，問實斬決。²⁹

從字面分析，「問實斬決」較「枉法」更淺白，也給予承辦考場舞弊的司法官員，更明確的法源依據。

清廷嚴懲科考作弊的執行紀錄，血跡斑斑。以順治 14 年（1657）「丁酉順天案」為例，《順治實錄》記載涉嫌收賄白銀 3000 兩的官員「陸貽吉」等，經查「不止一事」，結果，遭「弁髦國法」罪名「俱著立斬，家產籍沒……」。³⁰此外，康熙 50 年（1711）爆發的「辛卯科場案」——吳敬梓當年 10 歲，涉案官員「趙晉」亦遭處決。³¹清朝科場捉弊傳統，延續到晚清，末科探花商衍鎤（1875-1963）《科場案件與科場軼聞》比較明、清兩朝科舉，強調：

清代科場，防弊視為要政，行法亦不姑息，較之於明，既詳且備，而且及於院試小考，不僅見於鄉會試已也。清初受賄行私之學政，其甚者至於腰斬。若夫鄉試則以順治丁酉、咸豐戊午兩科之獄為最大，餘亦數見不鮮。³²

²⁹ 田濤、鄭秦點校：《大清律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年），卷 6，頁 146。按，是書依照乾隆 5 年《欽訂大清律例》點校整裡，見〈點校說明〉，頁 7。

³⁰ 「甲午。先是刑科右給事中任克溥參奏、鄉會大典。慎選考官。無非欲矢公矢慎。登進真才。北闈榜放後。途謠巷議。嘖有煩言。臣聞中式舉人陸其賢、用銀三千兩。同科臣陸貽吉、送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賄買得中北闈之弊、不止一事。此輩弁髦國法。褻視名器。通同賄賣。愍不畏死。伏乞皇上大集群臣、公同會訊。則奸弊出而國法伸矣。事下吏部都察院、嚴訊得實。奏聞。得上□日、貪贓壞法、屢有嚴諭禁飭。科場為取士大典、關係最重。沉輦穀近地、系各省觀瞻。豈可恣意貪墨行私。所審受賄、用賄、過付種種情實。可謂目無三尺。若不重加處治，何以懲戒將來。李振鄴、張我樸、蔡元禧、陸貽吉、項紹芳、舉人田昶、鄔作霖、俱著立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陽堡。主考官曹本榮、宋之繩、著議處具奏。」《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7 年），卷 112，頁 15。

³¹ 王道成：《科舉史話》（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0 年），頁 121-138。

³² 商衍鎤：《科場案件與科場軼聞》（九龍：中山圖書公司，1972 年），頁 6。

顯而易見的是，《鴛鴦鍼》諷刺的晚明科舉舞弊，在清朝從法律、執行兩層面雙管齊下整飭，到了吳敬梓成長年代，已有改善。

（三）清初捐納制度施行

明末清初，地轉天旋，思想界痛定思痛，強烈反省。以顧炎武《日知錄·卷16·經義論策》為例，他認為科舉考試，選拔不出真正人才。云：

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為白徒。而一舉於鄉，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際。³³

同卷〈制科〉指出，明朝獨重科舉的任官方式，不如唐朝多元入仕，諸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軍謀宏遠堪任將率」科、「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等，唐朝帝王甚至直接於出巡時的行轅駐蹕所在，拔擢賢才能人。³⁴

清朝也不再以科舉為唯一入仕管道。楊紹旦《清代考選制度》云：

清廷入仕之途，並不限於科舉。由荐舉、廕襲、捐納等異途進入宦途者，為數極夥。惟科舉取士，則為正途，備受社會重視。清廷雖不太重視其掄才功能，但卻視之為「掄才大典」，慎重將事，並嚴防弊端，以求公平。立法之周，用刑之嚴，遠過前代。³⁵

³³ （清）顧炎武：《日知錄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383-384。

³⁴ 「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為無得也。」同前註，〈制科〉，卷16，頁380。

³⁵ 楊紹旦：《清代考選制度》（臺北：考選部，1991年），頁413。

清廷雖不再獨重科舉，科舉卻因其「掄才」的全民性，再加上朝廷嚴緝舞弊，地位更為鞏固。

捐納政策在康熙 13 年（1674），因軍需籌措而開放。³⁶雍正 5 年（1727）——吳敬梓 27 歲青春正盛時期，雍正帝頒佈〈聖旨〉支持捐納，其批評科舉的措辭，較顧炎武《日知錄》「一舉於鄉，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際」更為尖刻。云：

從前朕意以為，科目之人，讀書明理，其居官臨民，必無蕩檢踰閑之事。近見科目出身之員，不但多有苟且因循之人，而貪贓壞法者亦復不少。至於師友、同年，夤緣請託之風，比比皆是，牢不可破。假若仕途盡係科目，則彼此固結，背公營私，於國計民生，為患甚巨，應酌添捐納事款。除「道」「府」「同知」大員不准捐納外，如「通判」「知州」「知縣」及「州同」「縣丞」等，亦應酌議准其捐納。古聖人立賢無方，各途皆有可用之才，當使之得以表見，不可執一而論。且使富厚有力之家，叨授官職，便不希冀科名，萌營求奔競之妄念，亦是肅清科場之道。且科目中人，虛聲惑眾，積習相沿，上司往往畏懼瞻顧而不敢參劾。捐納之員，一有不善，則輿論不肯姑容，上司易於執法，況州縣佐貳等官，其職掌亦不甚大，倘不能稱職，即便參革。且選官之時，朕必親行引見，若才具庸常，即令原品休致。伊等捐納之時，當先自度量，而後從事，朕已預諭矣。將來科目之人，果能痛改舊習，盡變頹風，朕又何樂而不信任重用之？其如何開墾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³⁷

³⁶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新北：國史館，1986 年），卷 112，頁 3234-3235。

³⁷ （清）雍正帝〈聖旨〉。收錄於（清）席裕福編：《皇朝政典類纂》（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年，影印光緒二十九年刊本），卷 211〈選舉 21·捐納〉，頁 6441-2。又，許大齡引《永憲錄續編》的雍正〈聖旨〉，內容較簡略，云：「朕近見科目之人，苟且因循，而貪贓壞法者亦復不少，至於師友同年，夤緣請託，比比皆是。若仕途盡係科目，則彼此網結，背公營私，於國計民生，為害甚巨。古聖人立賢無方，不可執一而論，且使富厚之家，叨授官職，便不希冀功名，亦是肅清科場之道。其如何開墾，九卿定議奏。」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香港：龍門書店，1968 年，影印 1950 年 6 月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燕京學報專號》之 22），頁 39。

雍正遺憾科舉（科目）出身官員中仍有「苟且因循」、「貪賊壞法」害群之馬，他譴責科舉取士形成的「師友」、「同年」等小團體，是滋生「夤緣請託」、「彼此固結」、「背公營私」、「營求奔競」、「虛聲惑眾」陋習溫床。失望之餘，雍正轉而期許捐納政策，因為，捐納出身者，背景單純、易受輿論檢視，況且官階不高，便於掌控。雍正站在統治階層金字塔頂端，聲明親自介入捐納入仕（捐官），「且選官之時，朕必親行引見」，並強調捐納可做為警惕科舉之用，「將來科目之人，果能痛改舊習，盡變頹風，朕又何樂而不信任重用之」。

回顧 1370（洪武 3）年〈詔〉鼓勵文人參加科考，到 1727（雍正 5）年〈聖旨〉以捐納補科舉之失，360 年來大環境變化，影響朝廷以迥異態度面對科舉。清廷不曾中止捐納，豐富史料使得〈捐納〉在《清史稿》單獨成卷（〈選舉七〉），歷代史書前所未見。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將清朝制度化的捐納政策，溯及明朝，尤其是南明短暫的宏光朝。³⁸伍躍《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強調捐納有助庶民如願進入社會階級較高的監生階級。³⁹

捐納出現於《明史·選舉》相關記錄，篇幅甚短，不僅如此，《明史》捐納入仕記載，態度保留。《明史·卷 69·選舉一》云：

例監始於景泰元年，以邊事孔棘，令天下納粟納馬者入監讀書，限千人止。行四年而罷。⁴⁰

說明景泰元年（1450）為解決「土木堡之變」軍需，官方開放捐納籌資，透過捐獻，士子得以成為國子監太學生——監生，然而，僅施行 4 年就廢止。

³⁸ 「景泰後之捐職納監制度，其影響於後世，固深且巨，而直接關係清代之捐納者，則莫如南明宏光朝之開捐例。」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頁 9-10。

³⁹ 「至少在明清社會中，捐納與科舉同樣，都是社會成員在致力於上行流動時使用的工具。例如，庶民利用這一工具可以取得做官的資格，即從俊秀一躍成為監生這一享有雙重特權的身份。在明清兩代，成為監生之後可以直接參加鄉試，從而免去了童試、補廩和出貢等等的競爭和煩惱，更重要的還在於，監生還是利用捐納獲得其他較高職位官僚銓選資格的基本條件。」伍躍：《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頁 458。

⁴⁰ （清）張廷玉編：《明史》，頁 1682-1683。

捐納繼科考之後，逐漸成為清朝重要入仕管道。趙利棟抽選《大清摺紳全書》乾隆 10 年（1745）至光緒 30 年（1904）之間七個年份，知州與知縣捐納出身背景人數統計比率，依次是 18.7%，21.7%，38.8%，38%，36.1%，41%，其中，最少的乾隆 10 年，也接近 20%，相對而言，科目（科舉）正途出身者，依次是 71.9%，66.9%，45.3%，45.8%，40.9%，32.8%。⁴¹以上統計數字約略透露，捐納入仕人數比率有逐漸攀升，到了光緒 30 年，已經超越科舉考試出身人數。

清朝捐納任官制度，也見諸外國史料。例如，《劍橋中國史·晚清篇》（*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Late Qing*）分析清朝「生員」（秀才）（first-degree holder）背景指出，生員總數的 1/3（33.33%）乃透過捐納給「政府基金」（government funds）獲得——捐納金額依照朝廷公定標準。⁴²「政府基金」概念容易與今日「政治獻金」（political contribution）產生混淆。兩者不同之處在於，捐納制度施行於清朝專制政體，「政治獻金」制度存在於政黨政治國家，如英國。後者執政權力來自「選舉」，不同政黨的各種造勢活動需要政治獻金挹注，然而，清朝並非政黨政治，換言之，捐納金額最終進入執政者庫房。

二、小說舞弊情節相對式微

《鴛鴦鍼》〈卷 1〉「入話」強調晚明朝廷法律嚴禁科舉舞弊。云：

不知俗語說得好，「買舉須當中舉年」，這句儼然有個可求不可求的道理在裡面。如那不當中舉之年，妄求非福，機事不密，一旦敗露，名實俱喪，那時要依舊還他一個秀才，也不可得。⁴³

⁴¹ 趙利棟：〈1905 年前後的科舉廢止、學堂與士紳階層〉，《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89 期（2005 年 6 月），頁 29。

⁴² Twitchett, Denis and Fairbank, John Kin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2.

⁴³ （清）華陽散人：《鴛鴦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清初拾珥樓本），頁 4。

晚明法律雖嚴，受限「《律》、《例》並行」大環境，舞弊歪風難遏。以〈3卷〉主角人物「卜亨」為例，他屢次舞弊、皆遭識破，又一犯再犯，引人發噱，可謂司法寬鬆、執法不嚴環境下的典型人物。

《鴛鴦鍼》〈序〉文強調其懷抱「鍼砭」與「湯劑」動機，秉持「醫國之病、存活國之意」的神聖主旨。云：

醫王活國，先工鍼砭，後理湯劑。迨鍼砭失傳，湯劑始得自專為功。然湯劑灌輸肺腑，鍼砭攻刺膏肓，世未有不知膏肓之愈于肺腑也。……而曰「膏之下，肓之上」，是扁鵲之望而卻走者也。古德拈一語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道人不惜和盤托出，痛下頂門毒棒。此鍼非彼鍼，其救度一也。使世知千鍼萬鍼，鍼鍼相投；一鍼兩鍼，鍼鍼見血……。⁴⁴

縱使《儒林外史》被歸為諷刺科舉小說，《儒林外史》〈序〉文卻改從臧否「四大奇書」下筆，以人物品評為方針。⁴⁵《儒林外史》的轉變，不無受到清初科場秩序已獲改善影響，若持續晚明誇張諷刺舞弊情節，一方面違反官府立場，二方面難獲讀者共鳴。

（一）《鴛鴦鍼》惡人丁全長期逍遙法外

《鴛鴦鍼》雖為白話小說，卻部分參雜文言。例如，〈1卷〉反派人物「丁全（協公）」憑靠著其父「工部侍郎」致仕人脈，以3000兩白銀賄絡主考「莫推官」。莫推官不知丁全「腹內文采」如何，決定小心行事，以一封文言信答覆。云：

⁴⁴ （清）華陽散人：《鴛鴦鍼》，頁1-6。

⁴⁵ 「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異元虛荒渺之談也。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儒林外史》，頁1下-2。

丁協公接著，打開一看，內云：「閫外之事，將軍主之。馬服君空讀父書，虎賁仍歸內府也。炤亮！炤亮！」丁協公讀了那字兒，不解意味，又不好拿與別人看，反覆尋思道：「他此時寄來的書信，斷非他事，可知一定是閫內之事。這字上文法，好不糊塗，令人難識。」又檢出那字兒，翻來覆去，逐句猜去，道：「我已解得了。閫外者，猶言簾外也。空讀者，不知兵法也。虎賁之數，三千也。分明說是簾外之事，叫我自作主意，倘文字不入格，那三千之物，定要還我的！」拍案大叫道：「是了！是了！確乎無疑。但字句的意義，我雖猜著，所言之事，頗中我病根。萬一場中不順手，不能中式，卻不白送了三千麼？雖則老莫算小，卻也老成。」⁴⁶

丁全逐字推敲莫推官文言書信，終於掌握線索。換言之，《鴛鴦鍼》的文言摻白話寫作方式，符合讀書人以文言文應試科舉的實際狀況，既不顯得唐突、也有為同類諷刺科舉小說鋪下脫離白話小說「傳統說書人那種『看官聽說』、『有詩為證』的主觀敘事態度」（李志宏形容《儒林外史》）之路的可能。

繼買通莫推官職後，《鴛鴦鍼》透過丁全折射考場試務人員的操守問題。丁全為求一定中舉，又透過綽號「白日鬼」的秀才「周德」，以400兩銀子買通考場內負責謄寫文字的「陳又新」，釜底抽薪，直接將優秀文章與丁協公之作互換——《清代考選制度》所謂「割卷」方式舞弊。⁴⁷云：

陳又新道：「更妙！待小弟進場內，選那《春秋》有上好的文字，截了他卷頭，如此如此，用心謄寫，將那法兒，安插進去十拿九穩。只不知莫公祖作得主否？」⁴⁸

⁴⁶ （清）華陽散人：《鴛鴦鍼》，頁19-20。

⁴⁷ 《清代考選制度》以「賄買」、「鑽營」、「懷挾」、「倩代」、「割卷」、「換卷」、「傳遞」、「條子」、「冒籍」、「冒充謄錄」、「埋藏文字」及「抄錄成文」等十二項為區分。楊紹旦：《清代考選制度》，頁413-423。

⁴⁸ （清）華陽散人：《鴛鴦鍼》，頁24-26。

外有莫推官（莫公祖）擔任主考、內有陳又新割卷，丁全買通兩層關卡，順利中舉。

丁全目的達成之後，小說敘事重心移轉到考卷遭換的「徐鵬子」身上。徐鵬子為求查明落榜真相，無意中找上舞弊參與者周德。周、丁兩人唯恐東窗事發，設計誘拐徐府女傭逃家，再挑撥女傭家長到徐府尋人，尋人不得，告官，徐鵬子有口難言，鋃鐺入獄，服刑三年。出獄後，徐鵬子北上謀職，吃盡辛苦，輾轉進入盧翰林府，擔任盧公子家庭教師，生活穩定，考中舉人。徐鵬子髮妻王氏則搭漕運船千里尋夫，情節類似《琵琶記》趙五娘，途中，力拒歹徒逼姦，又險遭販賣，狼狽逃脫，路旁巧遇趕赴進士考試的徐鵬子，幸運團圓。徐鵬子隨後得中進士，雙喜臨門。

在丁全方面，他中舉之後，重施「割卷」故技，再奪進士，獲任福建某知縣。又不滿足知縣油水，繼續打通關節，結交嚴嵩父子，入京任職戶部。一旦嚴氏父子垮台，丁全失勢，被亦任戶部的「蕭掌科」——丁全進士考試割卷受害人，以「貪贓亂法」等罪證舉發。刑部會吏部，丁全被加上〈不合入賄謀復〉罪名，充軍瀋陽衛，候旨定奪。接辦此案者，正巧落在任職刑部的徐鵬子手中，蕭掌科當庭控訴當年遭陷落第後，續逢喪父、喪母、喪妻一連串不幸，意志消沉，存活動力唯繫「手刃」奪卷罪人丁全一念之間。

徐鵬子審理丁全案過程，印證明朝《律》、〈例〉並行現象。依《大明律》〈卷2·貢舉非其人〉原始條文，丁全僅能被處以「杖刑」，至於初審被求處「充軍」，則是依照〈弘治問刑條例〉增列「充軍」，至於蕭掌科期望將其處死，則是〈萬曆問刑條例〉增列「枉法」，皆有法源依據。小說將輕、重判刑的決定權，交給曾是割卷受害者、現為問案刑官的徐鵬子。徐鵬子最終以德報怨，「若復冤冤相報何日是了？依我的意思，覷個便，還鬆動他些纔是。」⁴⁹他利用冊立東宮、大赦天下的機會，僅以「永不敘用」處分丁全，「援例將丁全罪名開釋了，問個罷職永不敘用例。」⁵⁰

⁴⁹ （清）華陽散人：《鴛鴦鍼》，頁157。

⁵⁰ 同前註，頁82。

《鴛鴦鍼》精心譜寫丁全犯案、鍼砭科舉舞弊，質疑晚明官員適任性，不禁令讀者們聯想是否僅是冰山一角？當年有多少類似考場冤情，未能得雪？至於小說最後將丁全交由徐鵬子審判的「芥菜子落到繡花針眼」機緣巧合，則令人大開眼界。再加上先前徐鵬子與逃離惡人魔掌的妻子不可思議地路邊重逢，蕭掌科與丁全同樣任職戶部，總總戲劇化情節，降低小說真實感。

（二）《儒林外史》速破舞弊或便宜行事

《儒林外史》諷刺重點不在舞弊，所以，詳細描寫舞弊的情節，直到〈19回〉才首度出現，又迅速破案。小說描述「李四」向衙門惡役「潘三」仲介，為「金東崖」之子舞弊「考」中秀才。潘三要求實拿 500 兩——外加佣金 30 兩，保證「考取」否則退費，云：

（李四）「目今宗師按臨紹興了，有個金東崖在部裡做了幾年衙門，掙起幾個錢來，而今想兒子進學。他兒子叫做金躍，卻是一字不通的，考期在即，要尋一個替身。這位學道的關防又嚴，須是想出一個新法子來，這事所以要和三爺商議。」潘三道：「他願出多少銀子？」李四道：「紹興的秀才，足足值一千兩一個。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兩。只是眼下且難得這一個替考的人。又必定是怎樣裝一個何等樣的人進去？那替考的筆資多少？衙門裡使費共是多少？剩下的你我怎樣一個分法？」潘三道：「通共五百兩銀子，你還想在這裡頭分一個分子，這事就不必講了。你只好在他那邊得些謝禮，這裏你不必想。」李四道：「三爺，就依你說也罷了。到底是怎個做法？」潘三道：「你總不要管，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門裡打點也在我，你只叫他把五百兩銀子兌出來，封在當舖裡，另外拿三十兩銀子給我做盤費，我總包他一個秀才。若不得進學，五百兩一絲也不動。可妥當麼？」李四道：「這沒的說了。」當下說定，約著日子來封銀子。⁵¹

⁵¹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頁 168 下-169 上。

潘三找到初出茅廬、經濟狀況不佳的年輕生員「匡超人」擔任槍手代考——《清代考選制度》所謂「倩代」。小說描述潘、匡兩人隨著「軍牢夜役」隊伍進入戒備森嚴的考場，匡超人趁天色未亮改換金躍身分進場考試。放榜之日，金躍果然有了新身份——生員，匡超人則返鄉探親。然而，匡超人再回杭州，就讀到潘三遭逮捕的「款單」，

那款單上開著十幾款：一、包攬欺隱錢糧若干兩；一、私和人命幾案；一、短截本縣印文及私動硃筆一案；一、假雕印信若干顆；一、拐帶人口幾案：一、重利剝民，威逼平人身死幾案，一、勾串提學衙門，買囑槍手代考幾案；……不能細述。^⑫

總之，這場科考舞弊，不僅迅速破案，更成為潘三種種惡行的曝光關鍵，透露清朝政府嚴格取締考試作弊的決心。匡超人「不看便罷，看了這款單，不覺颯的一聲，魂從頂門出去了。」^⑬匆忙趕到北京，投奔晉升「給諫」的恩師李本瑛，躲避官司。

《儒林外史》第二度考場舞弊在〈26回〉出現。小說透過「向知府（向鼎）」心腹「鮑文卿」與文卿養子「鮑廷璽」視角，描寫生員考場的紊亂，

鮑文卿領了命，父子兩個在察院裡巡場查號。安慶七學共考三場。見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為。到了搶粉湯、包子的時候，大家推成一團，跌成一塊，鮑廷璽看不上眼。有一個童生，推著出恭，走到察院土牆眼前，把土牆挖個洞，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被鮑廷璽看見，要採他過來見太爺。鮑文卿攔住道：「這是我小兒不知世事。相公，你一個正經讀書人，快歸號裡去做文章，倘若太爺看見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把那個童生

^⑫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頁172。

^⑬ 同前註，頁172下。

送進號去。⁵⁴

考場雖出現「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擠眉弄眼」等亂象，但是均在監考者眼底發生，換言之，有可能被鮑氏父子即時制止，如同他們制止挖洞考生一般。這些亂象事實上皆不重要，因為，小說毫無任何情節由這群胡鬧考生們引伸。

最後一則舞弊情節，在小說人物「武書」向「杜少卿」誇獎國子博士「虞育德」對話中，被簡單呈現。小說描述的那場考試雖非正式科考，也是非常嚴格。武書回憶夾帶小抄的考生得到虞育德通融：

考生竟帶了一篇刻的經文進去。他帶了也罷，上去告出恭，就把這經文夾在卷子裡，送上堂去。天幸遇著虞老師值場，大人裡面也有人同虞老師巡視。虞老師揭卷子，看見這文章，忙拿了藏在靴桶裡。巡視的人問是甚麼東西？虞老師說不相干。等那人出恭回來，悄悄遞與他：「你拿去寫。但是你方才上堂不該夾在卷子裡拿上來。幸得是我看見，若是別人看見，怎了？」那人嚇了個臭死。發案考在二等，走來謝虞老師。虞老師推不認得，說：「並沒有這句話。你想是昨日錯認了，並不是我。」那日小弟恰好在那裏謝考，親眼看見。那人去了，我問虞老師：「這事老師怎的不肯認？難道他還是不該來謝的？」虞老師道：「讀書人全要養其廉恥，他沒奈何來謝我，我若再認這話，他就無容身之地了。」小弟卻認不的這位朋友，彼時問他姓名，虞老師也不肯說。先生，你說這一件奇事可是難得？⁵⁵

這段對話出現在《儒林外史》全書高潮「泰伯廟」祭典之後，武書向祭典籌辦主人杜少卿稱讚主祭者虞博士過去言行，杜少卿回答：「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

虞博士與鮑文卿都是《儒林外史》少見的正面人物。他們在不同考場裡，擔

⁵⁴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頁224下-225上。

⁵⁵ 同前註，頁320。

任不同的試務工作，同樣在未收賄情況下，以出自善意的動機，通融舞弊者。這樣的情節安排，迥異於針砭科場失序的《鴛鴦鍼》，換言之，《鴛鴦鍼》意圖撥亂反正，杜絕晚明科舉舞弊亂象，相反地，《儒林外史》則是法外施恩，給予清初嚴刑重罰期間的考生，一個改過自新機會。

三、《儒林外史》的捐納情節

小說〈2回〉首位捐納主角周進的年代被設定為「成化」、捐納地點為「南京」。核對《明史·選舉一》可發現這則捐納得監生的時間、地點皆符合正史，內容完全顛倒。原來，《明史·選舉一》指出，成化二年（1466）南京曾發生飢荒，有臣下建議開啓捐納，可是當時明帝採納禮部尚書姚夔的警語，拒絕開放。云：

成化二年，南京大饑，守臣建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孫納粟送監。禮部尚書姚夔言：「太學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及納草納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陋。」帝以為然，為卻守臣之議。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訖不能止。此舉、貢、廩、例諸色監生，前後始末之大凡也。⁵⁶

換言之，周進在成化年間的南京城捐納為「監生」，純屬《儒林外史》虛構，之後衍生的各種情節，可謂積非成是的反面嘲諷。〈2、3回〉

《儒林外史》捐納情節的設計，可分為三。1. 以經濟狀況甚差的老童生周進，做為首位捐納主角。2. 以正面人物杜少卿做為捐納的核心人物。3. 其它捐納情節。分述如後：

⁵⁶ 捐納獲得監生身份者，明朝稱為「例監」。（清）張廷玉編：《明史》，卷69，頁1683。

（一）周進的老運亨通

周進角色塑造，堪為一場 60 多歲老塾師日暮途窮的搏命演出。他的寒微身形，在狗吠聲中與眾人評頭論足目光下，姍姍來遲。云：

直到已牌時候，周先生纔來。聽得門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進來。眾人看周進時，頭戴一頂舊氈帽，身穿元色紬舊直裰，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了。腳下一雙舊大紅紬鞋。黑瘦面皮，花白鬍子。⁵⁷

周進此行乃出席地方人士為他即將擔任私塾教師的設宴。表面上，周進是主客，然而，席上甫中生員的年輕人「梅玖」強出風頭，

梅玖回過頭來向眾人道：「你眾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只是今日不同，還是周長兄請上。」⁵⁸

小說接續採後設筆法，解說不曾進過學的童生，只能被稱為「小友」——如周進，唯有進過學的生員，方能被稱為「朋友」、「老友」——如梅玖，

原來明朝士大夫，稱儒學生員叫做「朋友」，稱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進了學，不怕十幾歲，也稱為「老友」，若是不進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⁵⁹

在地方人士安排下，老童生周進搬入亦做教室的觀音庵。一次雨後傍晚，年輕「王舉人」前來躲雨借宿，在盛氣凌人的王舉人對照下，原已偃仄的居所，更顯得難

⁵⁷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頁 19 下-20 上。

⁵⁸ 同前註，頁 20 上。

⁵⁹ 同前註。

以容身。周進終因不擅應對進退，失去教職，不得已加入姊丈「金有餘」行商之列，前往南京做生意。

屢試不得進學、無緣一睹舉人試場「貢院」的周進，藉由金有餘小錢買通，與大夥入院參觀。周進悲憤自己考運多舛，一頭撞昏，引來眾人同情。終於，透過同夥行商們合資二百兩銀子，助周進捐得與生員同等級的監生身份，參加舉人科考，

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備了二百兩銀子，交與金有餘；一切多的使費，都是金有餘包辦。周進又謝了眾人和金有餘，行主人替周進準備一席酒，請了眾位。金有餘將著銀子，上了藩庫，討出庫收來。正值宗師來省錄遺，周進就錄了個貢監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進頭場，見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覺喜出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字，做的花團錦簇一般；出了場，仍舊住在行裡。金有餘同那幾個客人，還不曾買完了貨。直到放榜那日，巍然中了。眾人各各喜歡。⁶⁰

周進靠著捐得的監生身分，欣然中舉。再試中進士，被欽點擔任廣東學道。

之後，小說情節轉移到周進提拔、同樣出身清貧的「范進」身上。〈3、4回〉再轉到橫行鄉里「嚴貢生」與慳吝異常「嚴監生」兄弟。直到嚴貢生北上入京，希望透過「關係」，爭取已升任「國子監司業」的周進支持他打贏財產官司，周進甫再度出現。〈7回〉周進向即將上任「山東學道」的范進打聽，確定嚴貢生聲稱兒女親家「周學臺」與自己非親非故，打發走嚴貢生。周進又叮囑范進，關照自己10餘年前在山東擔任塾師的學生、已達進學年紀的荀玫。周進故事結束於地方人士爲他立長生牌位，在他過去執教、住宿場所——觀音庵。

小說將當年奚落周進的梅玖，交給范進處分。原來，梅玖多年無寸進，文章被列入四等，爲了躲過范進杖責，冒充是周進學生，事後，向荀玫依老賣老，編出一套誣語找下台階：

⁶⁰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頁27下-28上。

荀玫忍不住問道：「梅先生，你幾時從過我們周先生讀書？」梅玫道：「你後生家那裏知道？想著我從先生時，你還不曾出世！先生那日在城裡教書，教的都是縣門口房科家的館，後來下鄉來，你們上學，我已是進過了，所以你不曉得。先生最喜歡我的，說是我的文章有才氣。」⁶¹

小說並未以順利考中舉人、又中進士的荀玫為重點，而是轉向與他同榜進士的「王惠」，王惠就是當年曾躲雨觀音庵的年輕王舉人。小說描述長期與進士無緣的王惠，白髮蒼蒼、力求升官，卻不敵宦海風險，遭捲入寧王案，亡命天涯。〈7、8回〉

（二）杜少卿捐納破財

《儒林外史》在世家子弟杜少卿身上，譜寫兩段捐納情節。杜少卿角色正面，被〈儒林外史跋〉稱為是吳敬梓自況。⁶²〈31回〉透過杜少卿堂兄「杜慎卿」與戲班主人「鮑廷璽」一段對話，指出杜少卿在父親過世後，全權支配祖產，

我那伯父是個親官，家裡還是祖宗去下的些田地。伯父去世之後，他不一萬銀子家私，他是個獸子，自己就像十幾萬的。紋銀九七他都認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聽見人向他說些苦，他就大捧出來給人家用。⁶³

日後杜少卿經濟陷入困境。〈34回〉「高翰林責」備杜少卿蕩盡家財，

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裡，日日攜著乃眷上酒館吃酒，手裡拿著一個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裡，往常教子侄們讀書，就以他為戒，每人

⁶¹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頁68上。

⁶² 朱一玄編：《儒林外史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79-280。

⁶³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頁265。

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著，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杜少卿）」⁶⁴

從〈32回〉杜少卿兩度助人捐納的情節分析，捐納政策是導致他金錢有去無回的幫兇。

1. 挽救臧蓼齋

杜少卿首度被要求挹注捐納的情節，發生在〈32回〉上半回。當時，他受邀赴宴，散席前，東道主「臧蓼齋」突然下跪，開口借錢，用作捐納。原來臧某曾接受300兩銀子之託，以舞弊方式替人「買」得生員（秀才）。結果，攬事者說「上面嚴緊，秀才不敢賣，倒是把考等第的，開個名字，來補了廩罷。」臧挪用這300兩銀子，為自己捐納得到「廩生」。奈何，「這買秀才的人家，要來退這三百兩銀子，我若沒有還他，這件事就要破！身家性命關係，我所以和老哥商議，把你前日的田價借三百與我打發了這件事，將來慢慢的還你。你方纔已是依了。」⁶⁵

以上情節不僅符合清廷公開施行捐納制度，也印證當時取締科舉舞弊嚴格。依據臧蓼齋向杜少卿求救的對話可推知，身為「試場黃牛」的臧某，挪用他人非法「買秀才」舞弊金錢，合法為自己捐得廩生。出資者要求退錢，否則公開事情始末。臧某擔憂身家性命，因而跪求杜少卿。

杜雖然應允，卻不解捐納得到廩生身份的重要性，

杜少卿醉了，問道：「臧三哥，我且問你，你定要這廩生做甚麼？」臧蓼齋道：「你那裏知道！廩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洒籤，打人。像你這樣大老官來打秋風，把你關在一間房裡，給你一個月豆腐吃，蒸死了你！」杜少卿笑道：「你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⁶⁶

⁶⁴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頁292下。

⁶⁵ 同前註，頁276。

⁶⁶ 同前註，頁276下。

杜少卿僅知道世人熟悉、無金錢介入的「生員—舉人—進士—入仕」正途。⁶⁷然而，臧某告知他捐納提供的「廩生—舉人—入仕」或「廩生—貢生—入仕」管道，符合《清史稿·捐納》開宗明義地敘述，云：

清制，入官重正途。自捐例開，官吏乃以資進。其始固以蒐羅異途人才，補科目所不及，中葉而後，名器不尊，登進乃濫，仕途因之舛雜矣。⁶⁸

《清史稿》一方面承認「資進」——捐納與「正途」——科舉並行的現象，二方面坦言捐納造成「中葉而後」嚴重後遺症，名號與車服儀制——「名器」，不再受尊敬。⁶⁹由此觀之，在捐納制度甫成為清朝任官管道的早期，《儒林外史》已將隨之而來的問題與反省，寫入小說之中。

2. 挹注張俊民

杜府新聘看護病重老管家的「張俊民」為子謀取功名，致使杜少卿再度捲入捐納。〈32回〉描寫張俊民向杜府家丁「王鬍子」情商，央求杜少卿幫忙，解決其子參加科考可能遭發現的「冒籍」問題。《清代考選制度》科考舞弊方式的「冒籍」項指出：

清代各省鄉試中式人數，皆有固定名額。各省文風高下不同，江南、浙江等大省，文風較盛，唯限於名額，往往無法錄取。而「北皿」（北監皿子號）數省文風較差，錄取較為容易。故順天鄉試時常有南籍士子冒充北籍應試。⁷⁰

考生冒籍若被查出，可能連帶影響負責試務官員遭到「褫革」身份或「革職」等

⁶⁷ 李弘祺：〈科舉——隋唐至明清的考試制度〉，鄭欽仁編：《中國文化新論——制度篇：立國的宏規》（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年），頁287。

⁶⁸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頁3234。

⁶⁹ 同前註。

⁷⁰ 楊紹旦：《清代考選制度》，頁421。

處分。^⑦王鬍子建議張某以杜少卿先父曾經出資蓋考棚的記錄爲由，刺激杜出面「送」考生應試：

王鬍子搖手道：「這事共總沒中用；我家少爺，從不曾替學裡相公講一句話。他又不歡喜人家說要出來考。你去求他，他就勸你不考！」張俊民道：「這是怎樣？」王鬍子道：「而今倒有個方法。等我替你回少爺說，說你家的確是冒考不得的，但鳳陽府的考棚是我家先太老爺出錢蓋的，少爺要送一個人去考，誰敢不依？這樣激著他，他就替你用力，連貼錢都是肯的！」^⑧

杜少卿果然禁不起以亡父之名的請求，同意出面。結果，當局仍要求捐納 120 兩，張俊民只好再去央求，

只見張俊民走進來跪下磕頭，杜少卿道：「你又怎的？」張俊民道：「就是小兒要考的事，蒙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說過了。」張俊民道：「各位廩生先生聽見少爺吩咐，都沒的說，只要門下捐一百二十兩銀子修學。門下那裏捐的起？故此，又來求少爺商議。」杜少卿道：「只要一百二十兩？此外可還再要？」張俊民道：「不要了。」杜少卿道：「這容易，我替你出。你就寫一個願捐修學宮求入籍的呈子來。臧三哥，你替他送到學裡去，銀子在我這裏來取。」^⑨

爲了面子問題，杜少卿再一次爲他人出資捐納。

張俊民原名「張鐵臂」，是〈12 回〉「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訛騙主人「婁氏兄弟」500 兩銀子的江湖人士。他的過往身分在〈37 回〉泰伯祠

^⑦ 楊紹旦：《清代考選制度》，頁 421-422。

^⑧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頁 277 上。

^⑨ 同前註，頁 278 下。

大祭後，被參加祭典的蘧駝夫揪出，杜少卿雖已陷入經濟困境，仍未向張某要求還錢。小說以這段出身江湖的張俊民加入捐納行列的情節，諷刺「功名」觀念深入當時社會各階層。

在現實生活裡，《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被友人程晉芳評為「獨嫉時文士如鱗」。⁷⁴這樣的評語除了符合《儒林外史》諷刺社會的寫作立場，考量杜少卿乃吳敬梓自況說法，同樣出身世家的吳敬梓，不無可能透過小說人物杜少卿，折射其早年亦曾以身家財產提攜「時文」寒士捐納得功名，卻造成自己無可挽回的經濟損失。

（三）其他捐納情節

捐納資金若是來源自直系親屬，就沒有值得鋪陳的情節。〈8回〉蘧太守向「婁氏兄弟」介紹已經捐納得監生的孫兒蘧駝夫，

自你表兄去後，我心裡更加憐惜他，已替他捐了個監生，學業也不曾十分講究。近來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幾首詩，吟咏性情，要他知道樂天知命的道理，在我膝下承歡便了。⁷⁵

蘧駝夫捐納例子，可謂官宦世家延續「家業」方式之一。日後，蘧駝夫入贅成為北京返鄉「魯編修」女婿，無心科考，魯小姐只得將全副心力，寄託於兒子身上。〈11-13回〉

李弘祺〈科舉——隋唐至明清考試制度〉指出，捐納不僅可以獲得功名，也可直接買得官銜。云：

明清制度都允許捐資為官。這種作法古已有之，只是明清以降蔚為常規，形成制度，因此特別明顯。捐納入官可分兩種：一種是買考試出身的資格

⁷⁴ 朱一玄編：《儒林外史資料匯編》，頁131。

⁷⁵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頁81上。

（如貢生、生員或監生），一種是買官。⁷⁶

鑒於捐納制度在《明史·選舉》與《清史稿·選舉》兩部史書的比重差異甚大，以上的捐官描述，應該是以清朝為重點。許大齡亦云：「景泰後之捐職納監制度，其影響於後世，固深且巨，而直接關係清代之捐納者，則莫如南明宏光朝之開捐例。」⁷⁷

〈50回〉有一則買官的故事。小說描述自稱是自京返鄉的「萬中書」遭指證為假官，友人「秦中書」擔心受波及，央求「鳳鳴歧」（鳳四）出主意。鳳四提議幫助萬中書捐納成真官。秦中書接受建議，做好出資準備。然而，鳳四提出邀集高翰林以及「施御史」共同參與。小說詳細鋪陳眾人捐資過程細節：

秦中書忙進去。一刻，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銀子，每封足紋一百兩，交與高翰林道：「而今一半人情，一半禮物。這原是我墊出來的。我也曉得閣裡還有些使費，一總費親家的心，奉託施老先生包辦了罷。」高翰林局住，不好意思，只得應允。拿了銀子，到施御史家，託施御史連夜打發人進京辦去了。鳳四老爹回到家裡，一氣走進書房，只見萬中書在椅子上坐著望哩。鳳四老爹道，「恭喜。如今是真的了。」隨將此事說了備細。萬中書不覺倒身下去，就磕了鳳四老爹二三十個頭。鳳四老爹拉了又拉，方纔起來。⁷⁸

最後，由施御史出面繳交 1200 兩銀子到北京辦理捐納，假中書透過捐納成為真中書。鑑於捐納乃是向政府繳納公定金額，異於「賄賂」試務官員的犯罪行為，因此，無論〈50回〉萬中書或是〈2回〉的周進，他們都因為繳交政府認可的捐納金額，提高身分，然而，在世人眼中，他們的社會地位是否真的因此提升？還是

⁷⁶ 李弘祺：〈科舉——隋唐至明清考試制度〉，頁 288。

⁷⁷ 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頁 9-10。

⁷⁸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頁 423。

清政府公信力受到世人質疑？

諷刺富貴與功名關係最深入的情節之一是〈47回〉。回目「虞秀才重修元武閣，方鹽商大鬧節孝祠」中「大鬧」強調熱鬧；方姓鹽商送長輩神主牌入節孝祠熱鬧遊行隊伍當中，出現全書數量最多的官銜與功名，炫富描寫極為誇張，

街上鑼響，一片鼓樂之聲，兩把黃傘，八把旂，四隊踹街馬，牌上的金字打著「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提督學院」，「狀元及第」等，都是余虞兩家送的。執事過了，腰鑼，馬上吹，提爐，簇擁著老太太的主亭子。邊旁八個大腳婆娘扶著。方六老爺紗帽圓領，跟在亭子後。後邊的客做兩班：一班是鄉紳，一班是秀才。鄉紳是彭二老爺、彭三老爺、彭五老爺、彭七老爺，其餘就是余虞兩家的舉人，進士，貢生，監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著紗帽圓領，恭恭敬敬跟著走。一班是余虞兩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著襴衫，頭巾，慌慌張張，在後邊趕著走。⁷⁹

方姓鹽商家業殷實，他們透過與當地世族——余、虞兩家聯姻，鋪演出這場炫耀人脈場景。此情此景是簇擁方府過世老太太的神主牌位遷入節孝祠，換言之，在爭名奪利的父權社會裡，《儒林外史》將匯集最多功名的情節，用來形容過世的女性——方老太太，至於遊行隊伍中書寫功名的牌子，究竟是考生寒窗苦讀的結果？還是富貴人家捐納的收獲？在捐納可逕自獲得功名的社會裡，作者沒有任何解釋。

結 論

《鴛鴦鍼》與《儒林外史》諷刺科舉考試情節，存有「舞弊」、「捐納」差異的原因，可以從外在環境的改變加以分析。晚明為了制止嚴重科考舞弊案件，修法增列〈枉法〉極刑，可是，明初《大明律》懲治作弊條文〈貢舉非其人〉立

⁷⁹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頁399下。

法精神，在於鼓勵文士參加科考，因此輕判作弊者。再加上明朝司法《律》、〈例〉並行，司法官員被賦予甚大裁決空間，致使有明一朝，作弊歪風難戢止，提供《鴛鴦鍼》等眾多諷刺小說情節素材。

清朝重整科場秩序收效，諷刺科場作弊的題材，失去市場。影響所及，《儒林外史》轉而書寫正在為社會帶來困擾的捐納政策。換言之，《儒林外史》雖未承襲《鴛鴦鍼》揭發舞弊情節，但是延續其諷刺精神與寫實手法，以及迎合晚明已來閱讀市場對於應時的「時務書籍」需求（謝國禎語）。

在小說寫作本身方面，諷刺科舉白話小說的讀者，不再懷抱話本「聽故事」輕鬆心態，更擴展到深入了解科舉社會的嚴肅性。例如，《鴛鴦鍼》〈1卷〉仔細描述丁全作弊始末，為讀者解釋科舉試務與賄賂的複雜管道。又如，《儒林外史》刻劃老塾師周進獲得眾人協助、捐納得監生，為他暮年科考中第，老境安康提出合理解釋。至於，蘧駪夫捐納獲得監生，乃是祖父蘧太守出資，僅需一句話說明，然而，家無恆產的江湖人士張俊民就必須跪求杜少卿——「只見張俊民走進來，跪下磕頭。杜少卿道：『你又怎的？』張俊民道：『就是小兒要考的事，蒙少爺的恩典，』」以上小說情節以科考具有打破社會貧富階層的本質為基點，透露父權社會軟性競爭求生存，以及文人仕紳社會的運作等等訊息，皆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需要反覆閱讀，方能理解箇中三昧。

在故事合理性方面，鑒於清朝政府公開施行捐納政策，有助於《儒林外史》以更具邏輯的情節，說明小說人物如何支使金錢，以達到獲取功名目的。換言之，《鴛鴦鍼》主角丁全、卜亨二人不僅是考生，還得親自打點一切舞弊賄賂行徑的情節，在《儒林外史》不再出現。相反地，《儒林外史》詳細區分「接受他人贊助者」，例如周進、臧蓼齋、張俊民（之子）、蘧駪夫與萬中書，以及「贊助他人的出資者」，例如金有餘、眾行商、蘧太守、金東崖、杜少卿，與秦中書等。至於杜少卿為何有眾多金錢可供支配，小說安排杜慎卿交代始末，「伯父去世之後，他不上一萬銀子家私，他是個貳子，自己就像十幾萬的。」總之，合理交代捐納金額的來源與流向，有助於提高小說的說服力與可信度，這是《儒林外史》創造人物比《鴛鴦鍼》的主角們更為生動的原因之一。

《儒林外史》以簡馭繁地利用前八回的三位監生——周進、嚴致和、蘧駪夫，

解說捐納得功名者的三種不同命運。相較地主家庭嚴監生、仕宦子弟蘧監生，周進是苦讀士子，一旦透過親友協助而得到監生身分，就珍惜此得來不易的機會，在功名路上，順利升遷。嚴、蘧二氏則絲毫無意仕進，卻仍需要監生身份以維持他們既有的經濟政治地位，這個現象在〈47回〉方姓鹽商送長輩神主牌入節孝祠遊行隊伍的功名頭銜，達到高潮。總之，在清朝提倡捐納與考試制度並行的情況下，《儒林外史》透露社會存有代表身分地位的「功名」，與代表擔任政務官的「官職」，分道揚鑣現象。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7年)。
- (清)華陽散人，李昭恂點校：《鴛鴦鍼》(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
- (清)華陽散人：《鴛鴦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清初拾珥樓本)。
- (清)沈之奇輯，懷效鋒、李俊點校：《大清律輯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
- (清)顧炎武：《日知錄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
- (清)雍正：〈聖旨〉，席裕福編：《皇朝政典類纂》(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頁6441-2。
- (清)張廷玉編：《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臥閑草堂》本)。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Twitchett, Denis and Fairbank, John Kin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王道成：《科舉史話》(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0年)。
- 田濤、鄭秦點校：《大清律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 伍躍：《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 朱一玄編：《儒林外史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
- 孟瑤：《中國小說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
- 胡萬川：《真假虛實——小說的藝術與現實》（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
- 馬克思·韋伯著、簡惠美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 商衍鎰：《科場案件與科場軼聞》（九龍：中山圖書公司，1972年）。
- 商偉著，嚴蓓雯譯：《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
-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新北：國史館，1986年）。
- 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香港：龍門書店，1968年）。
- 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年）。
- 楊紹旦：《清代考選制度》（臺北：考選部，1991年）。
- 齊裕焜、陳惠琴：《鏡與劍——中國諷刺小說史略》（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 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7年）。
-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78年）。

（二）期刊論文

- 王雪卿：〈士與仕之間：從《鴛鴦鍼》談明末清初士人的困境與救贖〉，《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21期（2015年1月），頁161-191。
- 金曉民：〈《儒林外史》與《鴛鴦針》〉，《明清小說研究》4期，總62期（2001年），頁58-69。
- 徐志平：〈明末清初話本小說對科舉制度之批判〉，《嘉義技術學院學報》65期（1999年8月），頁151-169。
- 趙利棟：〈1905年前後的科舉廢止、學堂與士紳階層〉，《二十一世紀雙月刊》89期（2005年6月），頁28-39。

（三）論文集論文

- 李弘祺：〈科舉——隋唐至明清的考試制度〉，鄭欽仁編：《中國文化新論——

制度篇：立國的宏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年），頁 257-315。

（四）學位論文

李志宏：《《儒林外史》敘事藝術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顏美娟：《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博士論文，1992 年）。

A Study of the Justified Civil Exam Plots in the Vernacular Novel *Yuanyang Zhen* and *Rulin Waishi*

Chen, Ta-Ta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plot of two vernacular novels, *Yuanyang Zhen* and *Rulin Waishi*. These two novels are similar in depicting the scholars who attending the civil examination, know as *keju*. Nevertheless, the theme of *Yuanyang Zhen* written nearly a century earlier is to criticize the unlawful behaviors including cheating and bribing in the examination, known as *zuobi*,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ut that of *Rulin Waishi* is mainly criticizing the policy of encouraging contributing to the government funds to secure certain social status, known as *juanna* starting in the Kangxi & Yongzheng periods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s a result, *Rulin Waishi* inherited the spirit of criticism on *keju* system, it created new plots focusing on the governmental *juanna* policy of the Qing rather than *zuobi* which was strictly forbidden. In other words, *Rulin Waishi* attracted readers of the Qing reign for centuries by criticizing the *juanna* system as early as at its beginning period.

Keywords: *Yuanyang Zhen*, *Rulin Waishi*, Cheating in the Civil Examination, Contributing to the Government Funds, Law of the Ming & Qing